

陸宣公集五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十三

平定張佩芳蓀圃注釋

新安汪肇龍稚川

程瑤田易田

汪梧鳳在湘

方矩晞原叅訂

奏草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唐書本傳是時賊未平帝欲明年遂改元而術家爭言數

鍾百六宜有所變示天下復始帝乃議更益大號

右冀寧奉宣聖旨往年百官請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

帝

事在建中元年

今緣經此寇難

謂朱泚之難

諸事並宜改變衆議

欲得於朕舊號之中更加一兩字卿宜商量事體穩便

得否者伏以睿德神功

梁簡文帝菩提樹頌體乾元之獻德合天地之純誠任昉箋神

功無紀

參天配地巍巍蕩蕩無得而名臣子之心務崇美

號雖或增累盈百猶恐稱述未周陛下既越常情俯稽

至理愚衷未諭安敢不言竊以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

於安泰之日已累謙冲

齊書扶南國傳光化所被咸荷安泰老子大盈若冲襲乎

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者鑾輿播越

唐書車服志五路皆重輿左青龍右

白虎金鳳翅畫莖文鳥獸黃屋左纛金鳳一鈴二在軾
前鸞十二在衡通鑑音注播流也遷也越顛墜也走也
未復宮闈宗社一作震驚尙愆禋祀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

帝中區多梗大憝猶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

之際漢書劉向傳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陛下誠宜深自懲勵以收攬

羣心痛自貶損以答謝靈譴晉書郭璞傳宜側身思懼以應靈譴豈可近

從末議重益美名旣虧追咎之誠必累中興之業以臣

庸蔽未見其宜乞更詳思不爲克孽所幸此臣之至願

也謹奏

重論尊號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卿所商量加尊號事雖則理體甚切
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不信卿宜爲朕更
審思量應亦無妨者臣聞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
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理物各得
其宜者謂之天子尚書刑德考帝者天號也王者人稱也天有五帝以立名人有三王以正
度天子爵稱也皇者煌煌也風俗通三皇道德元泊有
似皇天故稱曰皇皇者中也光也宏也白虎通德合天
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又天子者爵稱是
也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
皆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名雖欲變更無踰於此故伏
羲神農黃帝堯舜自生人已來君德之最神聖者也

無一

也天下尊之美之亦已至矣而其指以為號者或曰皇

或曰帝通鑑音注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少昊顓頊高

曰伏羲神農燧人為三皇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為

五帝孔穎達曰鄭元注中候勅省圖引運斗樞伏羲女

媧神農為三皇五帝者德合五帝座星者稱帝則黃帝

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是也實六人而

稱五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白虎通取伏羲神農祝

融為三皇帝者天之一名所以名帝帝者諦也帝號同

天名所莫加而稱皇者以皇唯是一作一字且猶不兼

是美大之名言大於帝也唯是一作一字且猶不兼

禹湯繼興莫匪大聖尚自菲薄降號為王嬴秦衰於殷

周而名竊於羲皞兼皇與帝始總稱之前漢百官公卿表注張晏曰五

帝自以德不及三皇故自去其皇號三王又以德不及

五帝自損稱王秦自以德褒二行故兼稱之史記秦本

紀秦之先為嬴姓始皇本紀秦初并天下議帝號丞相御史大夫廷尉等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謹按義太昊伏羲氏也皇也皞少昊金天氏帝也所謂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名竊於義皞也皞與昊同

聖劉天元之號

前漢哀帝本紀詔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注帝

昭曰敷陳聖劉之德也通鑑太建十一年周宣帝傳位于太子闡大赦改元大象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

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崇其號無補於徽猷

詩君子有徽猷

損其名不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

易謙尊而

光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辯况今時

遭屯否事屬艱難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

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
戒天時人事理必相扶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
斷自宸鑑渙發德音引咎降名深自剋責唯謙與順一
舉而二美從之外可以收物情內可以應元運上可以
高德於夔古下可以垂法於無窮興廢典矯舊失至明
也損虛飾收美利大智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常爲
稱首者達於茲義而已矣

前漢司馬相如傳前聖之所
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

用此

陛下何憊而不革反欲加冗號以受實患哉元元之

道德經曰

謹按高宗乾封元年至亳州謁老君廟尊爲
太上元元皇帝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老子者

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
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
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
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王
侯自謂孤寡不穀以賤為本也老子貴以賤為本高以
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也非乎周襄王遭亂出居於鄭告於諸侯曰
不穀不德鄙在鄭地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左傳王
處於汜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弟之寵
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
於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南漢光武詔令上書者不得
服降名禮也注降名稱不穀
言聖史册稱之以其能損已也後漢光武帝紀詔百僚
上書者不臣願以賤微獲承訪議伊尹恥其君不如堯
得言聖

舜臣亦恥之是以誠發於中不復防慮忌諱赦其愚而鑒其理惟明主行焉謹奏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唐書本傳會興元赦令方具

知帝執德不固困則思治泰則易驕欲激之使彊其意卽建言云云

右隱朝奉宣聖旨並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臣

唐書百官志中書省

舍人六人凡詔旨制勅璽書冊令皆起草進畫既下則署行

令臣審看可否如有須

改張處及事宜不盡條錄奏來者臣謹如詔旨詳省再

三猶懼所見不周兼與諸學士等叅考得失

通鑑音注諸學士者

修文館學士及直學士也

僉以爲綱條粗舉文理亦通事多循常辭

不失舊用於平昔頗亦可行施之當今則恐未稱何則
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
常語諭自陛下嗣承大寶志壹中區

三都賦序魏

窮用

甲兵竭取財賦眈庶未達於暫勞之旨而怨咨已深昊

穹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患難繼起

左傳天其以禮悔禍於許廷言天加禮於

許而悔禍之

復以刑謫太峻禁防傷嚴上下不親情志多壅

乃至變生都輦盜據宮闈九廟鞠陷於匪人六師出次

於郊邑奔逼憂厄言之痛心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此

之暴今重圍雖解逋盜

他本尚存裂

土假王者四兇滔

天僭帝者二豎

鑑

按四兒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也通鑑綱目建中三年朱滔自稱冀王王武

俊稱趙王田悅稱魏王李納稱齊王二豎朱泚李希烈也時朱泚自稱大秦皇帝李希烈號大楚皇帝

又

有顧瞻懷貳叛援黨姦其流實繁不可悉數皇輿未復

漢書音義地象車輿載物故曰輿地蘇林曰地曰輿地猶盡載之意

國柄未歸勞者未獲

休功者未及賞困窮者未暇恤滯抑者未克申將欲紓

多難而收羣心唯在赦令誠言而已安危所屬其可忽

諸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昔成湯遇

災一本禱字禱於桑野躬自髡剔以爲犧牲古人所謂

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體

文選應璩書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毋聖

賢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肌乎注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尅桀而大旱五年湯乃身禱於桑林于是翦其髮鄜其手自以爲犧用祈福於上帝良以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

者益不臻今茲德音亦類於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

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以不廣前漢梁孝王傳潤招延四方豪傑

澤不可以不宏前漢董仲舒傳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宣暢鬱湮不可

不洞開襟抱洗刷疵垢不可不盪去癥痕文選張衡西京賦所惡成

瘡痂注瘡痂謂癥痕後漢書趙壹傳所好使天下聞之則鑽皮出其羽毛所惡則洗垢索其癥痕

廓然一變若披重昏而覩朗曜徐幹中論文王過姜公於渭陽若披雲而見日

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

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尚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豕

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人或未喻故

一本故宣作而宣

宣之以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符合不相越踰本於至誠乃可求感事或未致則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之信伏惟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辭度其可行而宣之其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詳言何可不務罄

翰思懇伏聽聖裁謹奏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唐書百官志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

語被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
尤寵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唐制乘輿所在
必有文詞經學之士下至卜醫伎術之流皆直
於別院以備宴見而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掌
之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召以草制然猶未
有名號乾封以後始號北門學士元宗初置翰
林待詔以張說陸堅張九齡等爲之掌四方表
疏批答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
壅滯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
士分掌制詔書勅開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
奉爲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翰林故事翰
林院者在銀臺門內以藝能伎術召見者之所
處也凡學士無定員下自校書郎上及諸曹尚
書皆爲之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詔未知制詔者

不作文書久次
者一人爲承旨

右冀寧奉宣勅旨卿及諸學士名銜宜並抄錄進來冀

寧又向臣說云聖意以臣等自到奉天書詔填委唐書本傳

從符奉天機務填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曰數百

贊初若不經思逮成皆周盡事情衍繹孰復人人所曉

旁吏承寫不給他學士筆欲與改轉以獎勤勞者承命

閣不得下而贊沛然有餘

竦忤顧慚非宜進退徬徨不知所措臣謬以儒學選居

翰林雖職異訐謨而恩叅近侍唐書本傳始贊入翰林

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然小心精潔未嘗

有過由是帝親倚至解衣衣之同類莫敢望雖外有宰

相主大議而贊常居中當陛下用兵之會乏決勝之籌

參裁可否時號內相

前漢高祖本紀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從陛下避狄之遊靡出奇之計

前漢陳平傳平自初從至天下見危闕授命之節知難

定後凡六出奇計輒益封邑

無伏死之爭左傳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

事君大猷臣則皆曠

屑屑供職曾何足云夫君之有臣以濟理也理不失道

亂何由生亂之浸興由理乖也君之及難實臣罪也是

以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

吳越春秋越王仰天嘆曰孤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

今陛下躬罹逼脅露處郊畿園廟震驚斯謂辱矣寇讐

密邇亦云憂矣臣竊謂凡今在位任重者其罪大職近

者其責深臣之職司

左傳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使單襄公辭焉曰今叔父不使命